



画

戒

迟连城 ◎ 著

海风出版社
HAIFENG PUBLISHING HOUSE



画 戒

迟连城 〇著

海风出版社
HAIFENG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画戒/迟连城著. —福州: 海风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80597-932-8

I. 画… II. 迟…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7782 号

画戒

迟连城 著

责任编辑: 周海文

出版发行: 海风出版社

(福州市鼓东路 187 号 邮编: 350001)

出版人: 焦红辉

印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8

字数: 260 千字

印数: 5000 册

版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597-932-8/I · 187

定价: 35.80 元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从事美术教育事业的人们；献给
热爱艺术并为之付出真情的人们！

作 者



第一章

这已经是第七个小站了，列车逢站必停，像一头年迈的老牛，走走停停。又一声沉闷的汽笛长鸣，列车在白雾寒气里拖着病体般的车身慢腾腾的前行了。

“真象得了哮喘病！”盛智博望着车窗外，自言自语地说道。

“谁？谁得了哮喘病？”夏秋莲满脸疑惑地问他。

“火车呗！这破车越走越慢。”盛智博一边回答一边顺手又拿起《西方美术史》重新翻阅起来。

夏秋莲表示理解地冲他微微一笑，然后看了一下腕上的手表。

“智博，现在已经是早上六点四十分了，你说八点钟能到哈尔滨吗？”

“半年前我去师大考试，也是坐这趟火车。如果车不误点，八点钟应该准时到站的。”盛智博漫不经心地回答。

夏秋莲从行李架上拿下个布包，取出了毛巾、牙具、香皂等物件。

“我去洗脸刷牙喽！你先看好行李，我回来你再去吧。”见盛智博点点头。她又朝他一笑，象个梦幻般轻柔而美妙。对面座位的乘客刚睁开惺松睡眠，正巧将此幕摄入眼帘，愕然之下，以为还在梦中，就直勾勾地盯着她的背影朝车厢后面走去，竟然对早餐车的叫卖声充耳不闻，醒过神时，才发觉餐车已走远。

夏秋莲是盛智博中学的同学，两家又是邻居。下乡当知青和盛智博同在一个农场两年。她暗恋他多年了。半年前“文革”结束恢复高考，盛智博和夏秋莲参加了高考。他如愿以偿考上了省里最高的艺术殿堂北方师范大学美术系。夏秋莲考试成绩却不理想，只能就低报了省卫生学校，最后



被该校护理班录取。不管怎样能与盛智博在同一座城市念书，夏秋莲高兴极了。盛智博入学报到日期与夏秋莲报到日期相差五天，夏秋莲说自己从未外出远行，非要与盛智博同车到省城入学，盛智博就依了她。

盛智博感觉有些累了，暂放下书。坐着又觉得无聊，就从中山装里取出他和夏秋莲的学校录取通知书，又反复看起来。录取通知书几个月前收到的，他自己也记不清楚看过多少遍了。

夏秋莲洗梳完毕回来，将毛巾牙具递给了盛智博，然后说：“智博，该你去洗脸刷牙了！”

“等等，你看，你校的公章比我校的公章整整小了一圈哟！”

“呼”的一声，夏秋莲扎头发的皮筋突然断了，麻花短辫四下散了开来，仿佛它们正被这新发现所惊扰。

“不会吧，公章还会有大有小吗？”夏秋莲俯身拾起绷断的皮筋，满脸疑惑。

“真的！看来大学就是比中专高，公章都有所区别。”夏秋莲从他手里将两份录取通知书拿过来，认真看了几遍。“是不一样哎！这不公平呀！”

“什么公平不公平的，公章大小能说明什么呀！我这是随口说着玩的，学校没有大小高低之分，毕业后都要为人民服务嘛！”盛智博说完笑嘻嘻地跑去洗脸了。

心有不甘的夏秋莲仔细查看手中这两份录取通知书，企图再有所发现。

车厢后面的洗脸处紧靠着厕所，在不足四平方米的地方密密麻麻拥挤着七八位旅客，有的等候上厕所，有的等着洗脸刷牙，有人脸上充满焦急不安，有人似乎漫不经心。每当人出入厕所时，一股腥骚刺鼻呛人味道就窜出门，使车厢原本浑浊的空气更为恶心难耐。盛智博非常清楚乘坐这廉价的慢车别指望有什么良好的卫生环境，只要列车不误事准点到终点站就该烧高香了。他不想这样苦等下去，就踩着粘糊糊的地面退回车厢里，找个角落靠着闭目养神。这时的盛智博心里暗暗佩服夏秋莲，这女孩真是好性情，对这么糟糕恶劣的环境，一句埋怨话都没有。终于等到他可以独自一人享受洗脸刷牙的机会了，盛智博现在开始从容地清理自己。洗完脸、刷完牙，他取出刮须刀开始刮脸，镜子里面映出自己清晰的面孔。今年刚刚24岁的他，有着一张五官端正的脸，浓密的眉毛，不大不小的眼睛。这



些特点像去世前工作在县城文化馆的父亲。凸形的鼻子和轮廓分明的嘴更像母亲。这些形象特点在盛智博无数次作自画像时早已清楚。他凝视镜子里自己有些疲惫的脸，想起自从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这三个多月的日子，从知青农场、家人亲属和中学同学等方方面面，那一张张惊讶的、钦佩的、崇拜的、羡慕的甚至嫉妒的各种面孔和眼神，还有举不完的酒杯。想到这些，一种快乐感觉再次让他陶醉其中，而这种感觉在三个月里已经多次产生过。盛智博惬意地刮完胡须后想上厕所方便，厕所门开关显示里面有人。在盛智博记忆中这段时间好象并无有人进入厕所。于是，他敲了几下厕所的门，里面没有反应。他耐心等了几分钟后再次敲门，门忽然开了，闪出一位肤色黝黑的男青年，此人一边系着皮带一边大声嘟囔着：“敲个屁，没看见有人吗！上趟厕所都不让安静！”恶狠狠的眼神，满头的乱发，好象触了电，乱蓬蓬缠卷着，显得张牙舞爪的。

“哎，你怎么这样讲话？说话要文明些！”盛智博非常不满地回敬他。

“哎哟！我上厕所关你屁事，什么文明不文明的！”黑皮肤青年一手插着腰，一手指着盛智博，活象一喷水水壶，一时间唾沫横飞。盛智博没料到它的射程还挺远，忙向后退了一大步。

原本闹哄哄的车厢，在这俩小年轻的对峙中，突然安静下来。结果列车员被惊动了，他赶紧走了过来劝架。但最后他与盛智博实在是招架不住黑青年唾沫的惊人攻势，均无心恋战，决定草草收场了事。男青年正骂在势头上，意犹未尽，见对手居然要走，唯恐没有骂完的脏话阻滞在体内将造成便秘一般，鼻子里不免重重“哼”了一声。随后，很不服气地走了。

盛智博从厕所方便完，带着一肚子窝火回到了座位。夏秋莲见他脸上有怒气，就小心地问怎么了？盛智博简单讲了刚才发生的事。夏秋莲听了直发笑，说这就象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又劝他别为这点小事生气。盛智博笑了，说他并没太当回事。

夏秋莲说刚才又仔细看了两份录取通知书，北方师范大学在火车站设有新生接待处，省卫生学校是让新生乘21路车自己去学校报到。她抱怨卫生学校不讲人性，很生气。盛智博说那我去送你好了，夏秋莲带有深意的笑容问他：“也不知咱俩的学校距离差多远？如果近我就经常去看你。”盛智博张嘴一笑，不置可否。两人说话间，列车已经缓缓开进了哈尔滨车站。



初春三月，这座城市并没有春天的任何气息。火车站在寒冷中瑟瑟发抖。稀疏的白霜似挂似飘在风中游曳于建筑物和停留的车厢之间。只有不时响起的汽笛声，似乎提醒人们春天已经到来了。

盛智博和夏秋莲随着人流走下火车。他将她的行李背在身上，把自己较大的行李顶在头上，余下的手风琴、画箱、背包等散件全部由夏秋莲负责背着拎着。从地下通道又上天桥，中途休息两次后，两人终于走出了车站。一出验票口，盛智博立即将两个行李放在地上，气喘吁吁地对夏秋莲说：“我实在太累了，你去找师大新生接待处，找人帮帮我们！”

“好吧，你休息会儿。”夏秋莲怜惜地看着他，放下手里的包裹匆忙地走远了。

盛智博解开蓝灰色棉衣的领口，摘下棉帽在脸前扇来扇去，头上的热汗在空气里白烟似的往上蒸发。

不一会儿，就见夏秋莲领着两位男青年和一位二十出头的女孩赶来了。一位满脸长着青春痘的男青年向盛智博自我介绍，说他是北方师范大学美术系七六级的学生，名叫莫晓炜，另外一男青年也是刚来报道的七七级新生名叫应拉失，是从筭北县考上来的，那位美丽的女孩叫莫晓笛，是莫晓炜的妹妹。然后，几个人七手八脚地将所有的行李运到设在车站水池旁边的新生接待处。只见几张桌子一字排开，桌后面坐着十几个人正忙着为新生登记。两幅红色横幅顺着北风飘着，上面写着“北方师范大学、热烈欢迎新同学”。盛智博心里顿感热乎乎的。看着夏秋莲正与莫晓笛谈得不亦乐乎、难分难舍的，盛智博有点于心不忍，试探地对夏秋莲说：“我先帮你找 21 路公交车吧？”

“我先陪你吧，晚上你再送我去学校，好吗？”夏秋莲不依不舍地说。

“干什么撵一个女孩！”还没等盛智博回答，莫晓笛那双漂亮的大眼睛毫不避让直视着他，“省卫生学校在很远的郊区呢！反正报到日期还有几天时间，不如让她先到我家住几天吧！我家离师大就几百多米距离。”

盛智博和夏秋莲都感到不太合适，互相望着不知作何回答。

“怎么，怕我把她卖了？我家很安全的。”莫晓笛善解人意地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一阵风吹起她的长发，几缕发丝缠绵于她姣好的脸上。

“看你说的，行啊。我是怕麻烦你，那真是太感谢了！”盛智博不好意思地回答着，他被这女孩的话给逗乐了，更被她展现出来的热情所感染。



“谢什么？别假惺惺的！陪我去买汽水吧！”莫晓笛脸上露出胜利者的微笑，冲盛智博一摆手，不由分说就硬拉着夏秋莲一块去了。盛智博瞅着她俩的背影，摇着头笑了笑。

大客车载满着新同学开进了北方师大的校内。校园以一个4000多平方米的大操场为中心，主楼建在学校门口正北朝南处，其余系的教学楼、图书馆以及学生宿舍、食堂都分散建在操场的四周。楼群都是五十年代的建筑。校内种植许多杨树、柳树和丁香树，虽然入春，但树根部还堆积着残雪。新生陆续下了车。盛智博不经意间发现在列车上与自己吵架的那个家伙居然背着行李、拎着画箱也在新生人群里。这家伙也是美术系的新生？盛智博心里格噔一声！他轻轻对夏秋莲说：“真是撞见鬼了，火车上与我吵架的那个家伙也在这里，居然还是画画的！”夏秋莲顺着他的目光瞟了一眼那个肤色黝黑的男青年，也面露讶然之色。

“他穿戴还算考究，应该说家境是不错的，只是太没素质了！”盛智博没好气地说道。

“这种人还是离他远点，我看你自打碰上他以后，肝火都上来了。”夏秋莲没把“心疼”两字说出来，而是清晰地写在脸上。

美术系七七级的男学生被安排住进3号宿舍楼的4层。盛智博几个人走进403宿舍时，看见写有自己名字的卡片贴在靠窗左侧的下床，上床卡片写的名字是国一龙。盛智博环顾宿舍，共有上下8张床位，下面4位、上面4位。宿舍里有一张桌子靠着窗户，还有3张凳子。房屋面积不会超过20平方米，够狭小的了。莫晓炜帮助盛智博安顿好后说：“哥们！我已将你们毫发无损地送到了宿舍，对我的服务还满意吧！下午呢，我还要去火车站接新生，七六级接七七级，七七级接七八级，就这样接下去喽！现在，我要对自己的肚子负责了，再见！”说完他就头也不回地快步走了。

盛智博好奇地问莫晓笛：“你哥挺逗的呀！你和你哥都是七六级的嘛？”

“我怎么会和他一样，我才不是工农兵学员呢！”莫晓笛一脸被人小瞧的生气模样，愈发显得娇俏可人，“我和你一样，是北方师大美术系七七级的新生，怎样？有必要再重新认识一下吧！”说完，她大方地伸出手来，盛智博对自己刚才的错误判断有点不好意思，伸手和她轻轻握了一下。夏秋莲看了，心里有些不是滋味，毕竟，莫晓笛出众的姿容与不凡的气度，



会让很多女生莫名丧失自信确是不争的事实。莫晓笛对放在盛智博床上的手风琴发生了兴趣，夏秋莲说手风琴是盛智博的。

“看不出哇！又会画画，又能拉琴。”莫晓笛亮晶晶的双眼看着盛智博。

“这算什么！他会的多了，写的诗歌在全国报刊上就发表几十首了。歌唱得更好，尤其是男高音。如果唐伯虎是江南第一才子，他就是江北第一才子了！”夏秋莲不无得意的一通全方位赞美，让莫晓笛顿时瞪圆了眼。她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夸张地从盛智博脚下看到头顶上，左右打量一番，又围绕他转了一圈，好象考古学家对着具有重大发现意义的刚出土文物一般，语调惊讶中带着赞叹：“嗨，看不出哇！今天可真开了眼了，哎！大才子给我拉一首歌吧？什么曲子都可以呀！”

盛智博脸有些红了，推托说别听夏秋莲乱讲，自己对拉手风琴是外行。他越这么说莫晓笛就越想知道个究竟，两人正相持不下，突然，就听有人在屋外粗里粗气地喊叫：“哎！这里是403嘛？”

随着声音望去，在火车上吵架的男青年已经出现在门口，后面站着是满脸冒汗的应拉失。盛智博虽然心里已有准备，但万万没料到这家伙竟然会出现在403宿舍门口。两人目光一交接，黑青年立马愣住了，张着大嘴吃惊地说不出话来，好象下巴脱落患者似的，足足停顿有5秒钟，最后还是由盛智博率先打破僵局，和气地对他说：“不认识了？没想到冤家路窄吧！其实刚才我在操场已经看见你了，而且知道我们还是同学呢！怎么，你也住在403宿舍？”

“是呀！是呀！我住403，你看，那是我的名字。”他指着盛智博对面床位上的卡片略显慌乱无措地说着。盛智博见卡片上写着“黄乃鑫”三个字，心里暗笑，这家伙名字都财大气粗。

“既然是同学，那就快进屋吧！”盛智博笑呵呵地拍他的肩膀，把他让进了屋。黄乃鑫尴尬地挤出笑脸，犹如没有发酵完全的面团起了疙瘩，额头上不由渗出了丝丝汗意。随后将行李物品放置在他的床上。应拉失的床位正好在黄乃鑫的上面。黄乃鑫笑容可掬地掏出一盒迎春牌香烟，讨好地道给盛智博，盛智博说自己不会吸烟。于是，黄乃鑫就反复解释他在火车上的不对原因，又百般地道歉，结果，两人互相道歉后谁也不知再该讲什么了，最后，这事就算过去了。快到中午时，403宿舍又迎来了两位新同



学，一位是国一龙，另一位叫别宏微，他俩都是在哈尔滨城市长大的。国一龙穿着一身旧军装，身形俊朗，但语言显得有些放荡不羁，说话较为极端。大家东南西北的一顿神聊胡侃后，已经到中午了。黄乃鑫便热情地招呼着要请大家吃饭，众人推辞不过只好接受。莫晓笛建议说校侧门有一家小饭店，味道不错价格也实惠。

小饭馆不大环境也简陋。黄乃鑫张罗着让大家点菜，盛智博说每人就来一碗面条吧，都是穷学生，黄乃鑫也没有再争。吃完饭大家才知道黄乃鑫原来是有来头的，祖父是牡丹江市有名的大资本家，并且刚刚落实政策，财产回归，家里很富裕。国一龙知情后就大呼失策，说早知如此，这顿饭必须有酒有肉才不虚此行啊！

吃过饭，几个人就悠哉游哉往校园走。师大侧门对面有一片白桦林，正午阳光闪烁着柠檬黄般的光芒，开阔的天空呈群青色。白桦林在褐色土地映衬下，一片耀眼的银白如精灵般吸引人们的目光。盛智博停住脚步自语：多美丽的景色啊！就象列维坦笔下的油画。大家的目光都忽地投向这片树林。莫晓笛不解地说她家就在这片树林的南边，她几乎天天经过白桦林，怎么就没有发现列维坦油画般的境界呢？

黄乃鑫从吃饭时就象雷达探测目标似的一直盯着莫晓笛，对她的来历及背景产生了好奇。这会儿便借机询问她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莫晓笛一脸的讳莫如深，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她妈妈在师大工作，至于父亲做什么暂时保密。见她金口难开，黄乃鑫自讨没趣，也没敢再追问下去。国一龙在一旁看似漫不经心地听着大家谈话，嘴角不时浮起一丝嘲讽的意味。

莫晓笛亲热地挎着夏秋莲的胳膊跟在他们的后面，像姐妹俩窃窃私语谈笑着，好象早就相识一般。听着她俩从背后传来的阵阵笑语声，几个男生的注意力都被吸引了过去。

“夏秋莲是你对象？”国一龙凑近盛智博身旁神秘兮兮地问。

“什么对象？我和她都是建三江农场的知青，别乱猜！”

“哎哟！我怎么会乱猜，她看你的眼神就与众不同，真是含情脉脉，秋水汪汪呀！这可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国一龙说完在一旁意味深长地笑着。

黄乃鑫则不失时机地回头打量着她们俩。国一龙见状，猛地拍了黄乃鑫的肩膀，毫不客气地说道：“瞧你这副魂不附体的模样，别看进眼睛里



拔不出来！收敛一些吧。”

黄乃鑫急忙辩解说他是在欣赏两位女性之间各自美丽的特点。经他这么一讲，五个男人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回看她俩。进行一番比较后，盛智博发现她俩身材相差无异，莫晓笛的身材更加丰韵，虽然穿着风衣，其女性凹凸的优美身体曲线还是楚楚动人，尤其她那一头披肩秀发，衬托出白皙粉红的面容，无处不在吸引着众人的目光。夏秋莲苗条秀丽，不过身体略显单薄。虽然夏秋莲的着装也不过时，但莫晓笛身上独具的高雅气质，散发出的青春活力是夏秋莲与之无法相比的。

大家回到学校宿舍楼下，见一辆东风货车停在楼门口，几个人正从车上搬卸。走近看卸下的物品竟然是一批捆绑的油画，尺寸长宽度都在1米以上。一位五短身材肥胖的中年男人嘴里叼着烟，神气十足地指挥搬卸货物。男人身旁站这一对母子，看模样是男人的妻儿。

国一龙的嘴变成O形，怪叫了一声，“乖乖，这么多的油画，要办展览吧！”说完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些油画。

“听口音，像北京人。”黄乃鑫附和地猜测着。七个人都好奇不解地盯着眼前的一切。

“请问，您是师大美术系的老师吧？”黄乃鑫凑近那男人，满脸堆笑地递过一支烟。

“不是，我是刚考上师大美术系的，现在身份应当算是学生吧！”男人接过烟，操着浓厚的北京腔调回答道。

盛智博有些听不明白，什么叫就算是学生呢？国一龙蹲下想看看油画，但油画都被绳捆绑着。中年男人面色倨傲地反问：“你们也是画画的？”

“那当然，我们是师大美术系七七级新生。”国一龙站起身来冷冷地带着不容置疑的口气回答。

“噢！大水冲了龙王庙了，我叫柯征，是兵团考来的。”

几个人一怔！柯征在生产建设兵团可是赫赫有名的大油画家，在全省美术界很有知名度。他也来上学了？看几个人神色疑惑，柯征连忙解释说自己这把年纪了，本不想考什么大学，是妻子逼他考的。

“哎，怎么是我逼你考的哪！你不是说要圆一个大学梦吗？要说也是我逼迫下，你才梦想成真的吧？感谢的话没听到，倒埋怨起我来了！”妻



子嗔怪地冲柯征发牢骚。

大家一听就笑开了。最后大家帮助柯征将货物般上四楼的 404 宿舍。因为柯征带来的物品较多，尤其这些油画没地方安放，盛智博说我们屋有一张空床，暂时存放这里吧。柯征点头称好，将所有油画搁放在空床后，领着妻儿回到 404 宿舍。看大家有些倦意，莫晓笛就领着夏秋莲回家午休了。

中午的太阳升在校园上空，如雄性猛兽般居高临下，而阳光则变得轻柔柔和，它悄悄地透过窗棂羞答答将自己温柔的光洒在盛智博的脸上。此时的盛智博却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从小到大一直在火炕上睡觉的他突然换在床上睡觉使他不太适应。在他迷迷糊糊似睡非睡的两个小时里，对门 404 以及门左侧 405 的 12 名新同学也陆续到达了宿舍。

美术系的大楼共三层，坐落在学校的西侧，路的对面是座工厂。这是一座典型的的东西方结合型的建筑，大楼门庭用八根纯花岗岩雕成的罗马石柱，楼体则利用纯红砖做装饰，楼顶是中国传统的琉璃瓦屋顶。据考证，这幢大楼是解放初援华苏联建筑师会同中国建筑师共同设计的。一层楼是系办公室和会议大厅，二至三楼是教室和展览室。

下午一点钟，美术系党政联席会议就七七级新生入学诸多问题在小会议室召开会议。系党总支书记阎继旺身披一件军用棉大衣，双手捧着茶杯笑呵呵地与人寒暄，他那双眼睛总在笑与不笑之间与人捉迷藏似的忽隐忽现。阎继旺今年 35 岁，是美术系 70 级工农兵学员，1973 年毕业留校，去年被任命为美术系党总支书记。坐在阎继旺左侧的是系主任周岩，他比阎继旺大十岁，是省美术界的佼佼者，油画造诣深，平时不苟言笑。坐在阎继旺右侧的是位四十岁开外的副书记华淑敏，她主抓学生工作。国画、油画、版画、基础四个教研组的组长坐成一排。而肖银贵则是以七七级新生辅导员的身份列席会议。肖银贵是阎继旺的大学同学，毕业后留在系里一直在办公室做行政秘书，因为美术专业基础差，几次申请当教师都被系里拒绝。现在，在阎继旺这位老同学的支持下，他终于换了个岗位，如果能在七七级辅导员岗位上干出成绩，对下一步转成专业教师是十分有利的。肖银贵心里憎恨系里那些瞧不起自己的人，尤其像周岩等专业水平较高的老师，你们不就是会画几笔画吗？有什么了不起！我画的水平低，这能怨我吗？我上学之前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美术！阎继旺美术水平更差，是



依靠身为省教育厅副厅长的舅舅帮忙才留校的吗！可现在还不是在美术系管着你们吗！正在肖银贵胡思乱想时，阎继旺开始讲话了：“今天的会议内容主要是研究七七级新生入学之后的工作安排。何立衡副主任出差未回，这次会议邀请了郑投八教授列席，可他生病刚刚出院，身体虚弱就不能来开会了。那么，现在开会。大家都清楚，七七级学生是我国在结束十年‘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从党中央到全国人民都注重七七级的学生，都希望将他们培养成建设四化的人才。所以我们肩上的担子很重，当然，压力也很大。但无论如何，我们也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完成对他们的培养任务。我认为接下来的工作是首先摸清学生里那些政治思想表现好，家庭出身好，业务能力好的三好学生，把他们作为主要培养对象，让他们担任班级甚至系学生会的领导工作。现在提倡又红又专，我认为要更加重视红，要在红的学生身上下功夫。在七七级26名学生里面，要培养发展过半数的党员。只有这样，才能使七七级区别于以往的历届，才能在社会造成更大的影响。为了保证七七级这届学生能够在方方面面有所成就，这次，学校打破惯例，直接点名让肖银贵出任班级辅导员。”

在阎继旺讲话的同时，周岩的眉头一直皱着，他心里讨厌阎继旺这种人，也反感他讲的一番空话。“文革”结束快两年了，他还喋喋不休大讲突出政治，这种人能做出什么对学生有真正实质意义的事情。他又瞟了一眼肖银贵，这俩人都是一丘之貉！自己对他俩太了解了，都是些业务水平差，心术品行不够端正，喜欢玩弄权术的人。也奇怪，当时在美术系坚决反对的情况下，学校却坚持将这两人留校。这次肖银贵不经过系组织的研究，竟由学校直接指示出任辅导员，这一定又是阎继旺背着大家搞的鬼。肖银贵见周岩在看他，立即低下头装做作笔记，象正欲行窃的小偷被侦探给盯上似的，他非常害怕看见周岩的目光，这目光里带有鄙视，甚至像刀箭一样闪着寒光刺向自己。在阎继旺讲完话之后，周岩发表了个人的意见，他神情凝重，语气坚决：“我有些不同的看法，注重学生的政治思想表现是重要的。但我更加倾向关心学生们的专业知识学习。不要忘记，十年浩劫，很多人荒废知识甚至瞧不起知识，对那些钻研业务的人称他们走的是白专道路。看看我们这些年都培养了些什么水平的学生？大学不用考试，直接选拔推荐一些不懂专业知识的人上大学，这样发展下去不亡国才



怪！好在‘文革’结束了，我们不能再沿用‘文革’时期的一些错误做法了。我的意见讲完了，大家都各自发表一下意见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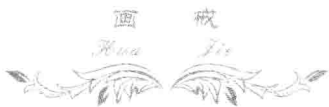
听完周岩针锋相对的讲话，阎继旺和肖银贵互相望了一眼，发现彼此脸色都很阴郁难看，象两块被遗弃的抹布。这他妈的是在贬谁呢？肖银贵心里在骂！但他没有胆量正视周岩。油画教研组组长段云举老师一向敬佩周岩，尤其敬佩他的人品和正直的作风，他表示支持周岩的意见，从七七级这届开始要加强专业知识的培养。肖银贵见势不妙，眼看这城门的火势控制不住了，池里的鱼只有寻求自救了。便急忙表态，他装做很谦逊很诚恳地说：“在座的大部分都是教过我的老师，按说我是没资格在此讲话的。既然学校领导信任我，让我担任美术系七七级的辅导员，我就斗胆发表一点个人看法。刚才周岩主任讲的话我是赞同的，学生考上大学的使命就应该学习好专业知识，这是天经地义、无可非议。但是，我们也应该冷静地看到，过去也曾出现过一些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比如傅聪，党和人民送他到国外深造培养，他在小提琴演奏上也取得了成绩。可结果怎样？他却走上了叛国的道路。所以，只抓专业，不重视政治思想教育是非常危险的！”

“你并没有真正理解我的意思。我并非不重视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而是我们的注意力不要像过去那样整天把政治思想挂在嘴上。也不要过分强调政治思想教育，而忽视对学生的专业知识培养。再有，傅聪是因其父亲傅雷在国内遭受迫害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自我保护行动。怎么随随便便就说人家叛国呢！”周岩毫不示弱地反驳道，一股怒意在他脸上升腾起来。

之后，大家多数意见支持周岩。阎继旺见彼此势力过于悬殊，没有翻盘的可能，眼下只有先撇开这敏感的话题不谈。他喝口茶清清嗓子，故做镇静地说：“刚才的问题待以后再专题讨论。现在就七七级班的下一步具体事情谈谈我的意见：一、选出班级的干部，像柯征这样有名气的人应当给个班长做；二、搞一次新生美术作品汇报展览，让全系师生认识一下七七级的美术专业实力；三、系里要重新调整教学方案，有针对性的安排七七级新生的教学计划。以上三点提议是会前我与周岩主任商量提出的，各位有否不同意见？”

大家没有异议，最后通过了这三条提议。

阎继旺发表了结束语：“明天上午8点我们与新生见见面，开个座谈



会，散会吧！”

盛智博一觉睡到下午四点多钟。不一会儿，一脸不高兴的莫晓笛和夏秋莲一阵风似的闯进屋来，冲着盛智博说道：“夏秋莲说啥也不在我家住，硬让我来找你。你问问她到底怎么啦？”

盛智博莫名其妙，问夏秋莲究竟怎么了？夏秋莲看国一龙几个人正眼神怪诞地看着自己，就拉拉他的衣袖，示意他到宿舍外走廊再说。国一龙见状则伸长了脖子，竖起了耳朵，黄乃鑫忙殷勤地拉了张凳子让莫晓笛坐下消消气。

“你怎么了？”盛智博随她来到走廊后，关切地问她。

“真不好意思说，是这样的，莫晓笛是高干子女，母亲是师大副校长。”夏秋莲拧着衣角低垂着头，有些为难地解释着。

“是嘛？可这又关你什么事呢？”盛智博还是难以将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

“不是的，她家的厕所不是蹲便，是坐在马桶上方便的。我很不习惯，所以我就不想住在她家了。”夏秋莲最后憋红着脸把话说了出来。

“噢！原来是这样。”盛智博不禁松了口气，也觉得这事说起来还真是个事。

夏秋莲决定还是当天去卫生学校报到。最后，两人委婉地将缘由告诉了莫晓笛。

“既然这样，我让我爸的车送夏秋莲去学校吧，因为省卫生学校很远的。”

“太谢谢了！”一阵暖意传遍了盛智博的全身。

“谢什么呀！你们稍等一下，我去去就来！”莫晓笛白了他一眼，转身一路小跑去叫车了。那一头长发随着她轻快的步履在风中飘扬起伏着，盛智博看得有点走了神。

“真是个好心肠的女孩。”夏秋莲轻声说道。这真让人羡慕、妒忌，却又无可挑剔的女孩，让她隐隐感到一种前未有过的威胁。

乘坐的红旗牌小轿车从师大开了半个多小时后，到达省卫生学校。盛智博和莫晓笛帮助夏秋莲安顿好，然后乘车返回学校。

“真不知道要怎样谢谢你才好？”盛智博心存感激地说道。

“那就改天请我吃饭吧！”



莫晓笛俏皮地看着他，露出满足的笑容，神采奕奕的眼睛在光线昏暗的轿厢内忽明忽暗地闪烁着。

“那可真是我的荣幸。”盛智博脱口而出的话把自己吓了一跳，自己从未这样讨巧于女生。两人相视一笑，感觉车内的温度霎时升高许多。

赶回学校，大家吃了晚饭后，盛智博领着403宿舍的同学到404、405两个男生宿舍进行礼节性走访。两个宿舍每室住着8人，只有盛智博这间住6个人，七七级男生共有22人。

晚上9点多钟，盛智博一个人来到学校操场。他二十几年养成了习惯，每当他遇到心事，就一个人在夜色中踱步。他尤其喜欢观看天空中闪烁的群星，爱在黑暗中思考，喜欢在群星中寻找答案。今夜没有月光，操场一片漆黑。四周的宿舍灯光通明，与操场形成巨大的反差。盛智博漫步在尚未复苏的土地上，望着这片陌生的校园，他的思绪变得纷繁甚至混沌。他想到了自己成长的艰辛，想到那多漫长痛苦岁月里渴望求知的历程。在父亲慈爱和严厉的教育下，他学到掌握了绘画的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艺术。他想到没有文化不识字的母亲，那永远不知疲惫的双手，为全家操劳一切家务。想到这些，盛智博的双眼湿润了。四年的大学生活，这四年该如何度过？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他胡思乱想了很久，没有答案，也不可能会有答案。望着满天的繁星，盛智博轻轻地摇了摇头。回到宿舍，他习惯地取出日记本，满脑的思绪想尽情抒发在笔下，可是在十几分钟里竟不知写什么。最后，他在日记上只写下这么几行字：1978年3月16日，大学生活开始了，我要勇敢面对新的环境，新的学习生活，争取学到更多的知识。